

个体与民族相融的心灵史书写

——胡笑兰散文集《拾花记》读后

周思明



《拾花记》
胡笑兰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披阅胡笑兰的《拾花记》，可以看到，她的散文笔触，多为普通人立传，为小人物代言，但透过这些普通人、小人物，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命运感与心灵史。这是因为，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是不可分割、彼此相连的；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个体，其实都是一个民族的细胞和分子；前者是后者的最小构成，后者是前者的集合或共同体。用哲学术语表达便是，没有与共性截然割裂的个性，也没有舍去个性的共性。二者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共存。胡笑兰散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那就是带着生命的体温，用带着温度的文字叙世事、道世情、写心灵。她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人们，写散文本身不独是写自己，而是围绕着自己这个“核”来展开对大千世界、各种人事的书写，从而让读者领会到个体与民族、命运与灵魂、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和统一的微妙关系。

在散文《我的商人父亲》中，胡笑兰透过缥缈的岁月，带着温热的情愫，回忆父亲的故事，父亲的言行，父亲的形象，父亲的一切。作者把父亲的目光称为“睿智的目光，疼爱的、鼓励的、欣慰的目光”，那目光总是在作者的梦里，在作者的眼前不断出现。而父亲“坐到窗下，在早晨的暖阳里眯着眼睛，品咂着，就如品咂着他那传奇的过往，绵长细碎而幸福的日子”的文字记忆，看似寻常，却充满了一个女儿对亲人的绵长思念和永恒记忆。说实在，这种写亲情的散文，在如今的散文界，可谓汗牛充栋，多如牛毛，稍不留神，就会写成一笔流水账。但胡笑兰笔下的亲情散文，由于注重细节的具体真实和事物描述的生动可感，就避免了上述的弊端，读后并不让人感到套路和重复。

写人如此，写物亦然。在散文《陶韵》中，胡笑兰写到了故乡的小缸窑，写到了窑厂土陶工艺，写到了那各式各样的泥坯，以及窑尾的烟囱冒出灰白色的烟雾，由此牵扯出了故乡的父老乡亲、亲朋好友，以及令其难忘的事物，诸如父亲的茶，母亲的泡菜，被锯了几天才倒下的老槐树……这带着人的情感和人间烟火气的文字，如同俄罗斯著名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，读了能让人联想到生活。在《仰望河流》一文中，胡笑兰写到了老家。“老家是一个有山有水之地，山是青绿的山，水是清灵的水，山上还有座庙。而老宅前的浣河，上承山泉，右濒菜子湖，下接滔滔长江。河水清澈灵动，四季涨涨落落，或丰盈壮阔，或清丽婉转，景致变化多多……”读这样的文字，很自

然地，让我想到了沈从文，沈从文对湘西故乡的描述，是如此的细腻而多情，而胡笑兰的文字，在我看来，冥冥中与沈先生有着某种神交。如《一花一世界》《仰望河流》《能不忆江南》《缘起深圳》《深南大道》等散文，通过对自然事物、本土外地的灵动描述，寄托着作者独特的心灵感受与人文情怀，读来饶有兴味。

胡笑兰是能写的。所谓能写，一是指她的散文质地的精良；二是指她作品的高产。在我的本土散文阅读经验中，她的成果可谓丰硕。她的散文题材是平凡的，但形成的意义却不平凡，这二者构成了一对悖论。胡笑兰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说：诗歌、小说、散文，无论哪一种文体，没有优劣之分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而散文，无疑是胡笑兰最热爱也最拿手的文体，没有之一。散文最忌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它必须有感而发，让读者读后或感动，或陶醉，或悲伤，或欢乐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，次第发散出来。深谙散文三昧的胡笑兰，其作品凸显了这一特色。

胡笑兰的散文选材，有质感，富情感，加之文笔细腻、鲜活、生动，写出了中国气象的文字。在古典文学浸淫日久，胡笑兰的文笔自带特色，附着古典文学的隽永，凝练，神韵。灵动的文字使得她的作品屡屡被各种刊物相中，隔三差五就有作品问世。在胡笑兰的散文世界里，可以看到作者的身影和心灵。她的散文，总是能把自己放进去，把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。她的散文自由灵动，真诚可信。本来，散文就是非虚构文学，在胡笑兰这里，一直是把这点奉若神明的。这与当今某些作家把散文当小说来写，故意在散文里掺假、兑水、虚构、神化的做法相比，显得“笨拙”与“落伍”。但我笃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还是写真情实感的散文更有生命力，更能得到读者的信赖和青睐。

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，与诗歌并为中国文学的源头。中国古代散文名篇流传至今的，如《水经注》《徐霞客游记》《滕王阁序》《兰亭集序》《桃花源记》《归去来兮》《岳阳楼记》等等。作者坦言，她的文学启蒙较早，乃从小学开始，作文被受教的语文老师喜欢，以至于长大后，她也成为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，以及一个成果斐然的散文作家。胡笑兰对民族传统文化，有着自觉的领会和习得。当然，我也相信，胡笑兰对外来文化、外国文学、西方经典，也是有所吸收和借鉴的。读她的散文，不难捕捉到其中所蕴含的西方文化色彩，予人启迪的现代哲思。

胡笑兰的散文集《拾花记》表现了鲜明的人民性，它以“人”或“民”的个体言说方式，凸显新时代国民性的审美表达，可谓一部私人视阈中的民族心灵史，而现实主义精神则是其作品的灵魂与主导。她的散文，以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、柴米油盐为创作资源，致力于对世相的刻画，对人性的开掘，对人心的体察，凸显出对生命的尊重，对人性的审视，对精神的追索。

值得称道的是，胡笑兰不仅创作，也写评论。她对杨海蒂的散文集《走在天地间》的评论，从创作的角度切入，具体而详实。文章中她说，散文可以大气磅礴，也可以清柔如水，而要同时驾驭好各种风格，将分寸拿捏得度，颇能考验一个散文家的功力。好的散文，当属能捕捉到人的心灵与情感瞬间的细微变化，越细腻越好，越细腻越接近真实。如是评论，在我看来，不独是对他者而言，同时也是夫子白道式的自我希冀。希望作者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，再接再厉，自我砥砺，扬长补短，不断进步。

文如雪，落古今

——读胡竹峰散文集《雪下了一夜》

李丹崖

胡竹峰应该算是近年来风靡各大纯文学期刊的散文作家了，他的文字有古意，亦有士大夫气，说他古意，是因为他的文章雅且极简，似古树茶，一叶叶有沧桑与酣畅感；说他士大夫气，是因为他的文章承接古今，脉络一以贯之，元气是畅通的。最近拿到他所著的散文集《雪下了一夜》，书名很诗意，翻开目录，简直惊呆了：《逍遥游》《秋水》《登楼赋》《小园赋》《滕王阁序》《岳阳楼记》《永州八记》……这些文章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，很多都是选入了中小学课本的，而胡竹峰却要拿来重写，不免让人惊叹，胡竹峰的文胆好大，然而，我真正读了，才发现，胡竹峰的文笔好好。

一个标题，多篇文章，或可称之为“同题文章”，这就好比同一件衣服穿在多人身上，谁身材匀称，容貌姣好，谁就占尽春光。胡竹峰似乎丝毫不怕这些，展开《雪下了一夜》来通读，篇篇都能看到古今文脉的沿袭和发展，关键又是能读到新意。

比如，在《秋水》一文中，胡竹峰就一改庄子“百川灌河”的汪洋恣肆大写意，一开头，行文就是工笔画：“立秋后，雨多了，整日整夜下个不休。那雨瘦，枯寒纤弱，在天空飘着，细长，迎向地面，盈盈浅浅，像刘旦宅笔下仕女的凝眸。”相比庄子的文风，胡竹峰是多了几许温婉的，或者说成是俏丽的闲笔。读起来，不奇崛，不拗口，是可人心的一种格调。

好的散文，文笔是其一，行文的气息也很重要，舒缓而又诗意，是本书的一大特色。《岳阳楼记》一文中，胡竹峰不像范仲淹那样忧国忧民，现世安稳，忧国忧民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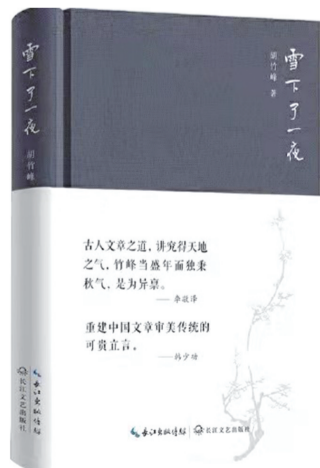
可不必，胡竹峰在文字之间流露的是，链接到范仲淹当年写岳阳楼时的遣怀，笔底流露的是脚下山水的所想所思，以及“宁可共载不”的同游之畅怀。他似乎是在古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，让自己和范仲淹在这座桥梁上握手言谈，促膝言欢。

好的散文，怎能只写风花雪月？胡竹峰在本书中，也有很多“得天地之气”的文字，文章中，亦有很多家国情怀。李敬泽先生评价胡竹峰此书：“有此一集，胡天胡地，竹峰挺秀，这人亮出了来路去处。沿来路看一遍，感觉胡竹峰不枉一来，尽得古人风致；朝去处张望，又觉得胡竹峰势必放下古人，向远方去，向人群去，向家国天下去。”

散文这个题材，从古至今都在写，今时，又成了门槛很低的文体，但要写得好，写到登堂入室，又难上加难。文脉是古今一揆的，好的散文，既妙手偶得，又要匠心独运，这其中，就是见心力、脚力、笔力的了。

胡竹峰有谦辞说：“（我）文辞不及先贤万一，寄情明洁之心，古今无异。”笔者觉得，这可以看作是遥向古之贤达的一种致敬，放平身段说是一种文脉的融汇和沟通，哪怕是从纯好玩的角度来说，也是增强文趣的一种有益尝试。

显然，胡竹峰的这种尝试是可取的。好的散文像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好的文字亦像雪，落在古人肩头的雪亦落在今人肩上。



《雪下了一夜》
胡竹峰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